



惠文高中 歐亭君

## 〈少女小白〉

佳作

髒亂的街角，一滿頭亂髮的女子坐在垃圾堆中摸索。她枯槁消瘦的面容跟她的頭髮一樣，找不到她的年紀該有的光澤。凹陷的雙眼，空洞得像要把整個宇宙的恨都吸入，什麼也看不見，什麼也不關心。

她拾起一小塊發酸的麵包，彷彿出自本能地，她的眸子中發出一點點渴望的光，急急的往嘴裡送，像是遲了一秒就吃不到似的。忽然，一隻又白又胖的手伸過來拿走那塊麵包，一抬頭，只見一位披著白布的修女用訝異的口吻道：「這種東西不能吃的！」她恍若未聞，搶過來塞進嘴裡，霉味和臭味在她口中爆開，如那充滿酸與苦的過往，她的眉頭卻皺也不皺一下，就吞了下去。

修女於心不忍，從袋子中掏出一粒又香又軟的肉包子。那女子一看到便發狂似的奪過來，剎那間吃得一點不剩，她已經好久沒嚐過肉的味道了。稍稍平復腹中飢餓之後，她才斜眼看了一下這個修女，標準的修女裝十分光潔，微微發福的體型，她突然覺得似曾相識。

她聽到那修女說：「上帝的女兒啊！妳需要好好洗個澡、吃頓飯，跟我回去吧！上帝的慈愛普照大地，會臨到妳身上的。」她也不知道有沒有在聽，只是想著剛才伸過來

搶她麵包的，那白瓷一般的手，和她乾瘦泛黃的手形成強烈對比，那樣的景象讓她想起她最恨的那種人。她忽然暴跳起來，嘶啞的叫道：「妳這肥婆，別纏著我！」她以為這樣可以把她氣走，甚至會使她朝她吐口水，因為街上那些小混混都是這麼對她的。

沒想到，她卻蹲下來牽起她的手，靜靜地，用慈愛的眼神看著她的臉，掏出手帕擦拭她骯髒淒惶的容顏，她又叫道：「我不需要妳的施捨！也不需要妳的同情！妳走！我不想再看到妳！」修女還是沒有生氣，還更發溫柔地說：「妳一定受過很多的傷，才會變成這樣。」她防衛性的跳開，無力的四肢卻讓她跌倒。她粗魯的拒絕了修女的援手，大叫：「我不相信上帝！妳該遠離我這個罪人不是嗎？哈哈——哈哈哈哈！」自喉頭深處發出可怖淒厲的笑聲，一聲急似一聲，深沉的不屑中，竟帶著一點恐懼。而修女只是默不作聲的坐到她身邊，自懷裡拿出晶瑩剔透的十字架，緩緩地道：「神愛祂的孩子，不論妳以前做過什麼，只要肯來到上帝面前，神必寬恕妳！這是聖經裡面應許的。」

她聽罷，愣了一下，隨即又嘆息似的說：「妳根本不了解！」修女道：「我是不了解，但難道妳不想得救嗎？」她大叫：「我已經沒救了！哈哈！」說完就扭過頭不再

理會修女。修女勸了幾句無效，微笑道：「好吧。」便一直靜靜陪著她，陪她癡望無限遠方，看不肯為她稍作停留的過往行人像風一樣來來去去，對著空氣呢喃一些無人能懂的話語，直到太陽西落。

天全黑了，修女還是不走，憔悴的女子終於打破沉默道：「喂，天都黑了，妳怎麼還不回去？」修女看著她的眼睛，撫著她的髮，道：「是啊，天黑了，妳該回去了。」她默默咀嚼著修女話中之話，默默凝望著修女，修女柔聲道：「這不是妳的錯。」她小聲的說：「我知道。」修女又道：「這不是妳的錯。」她不耐地說：「我知道！」第三次，修女又道：「這不是妳的錯。」她忽然悲從中來，滿腔又鹹又苦的歲月自她心口傾瀉而出，濕透了修女身上的衣裳。

回到修道院，修女讓她吃飽喝足之後，進浴室洗澡。溫暖的熱水流過她凹凸的胴體，揚起的是髒汙和灰塵，落下的是漂泊與流浪，手臂後背妖豔的印記，混濁的曾經，怎麼沖也沖不掉。換上乾淨衣服的她看起來光鮮亮麗，就像……她最初的那個可人模樣，只是五官凹陷，四肢消瘦。昏黃的燈照著古樸典雅的木雕妝台，照著好久不見的自己，鏡中人是如此陌生又如此熟悉。修女細心的幫她把糾結的亂髮梳直，那麼輕柔的，一次又一次，她才想起那古老的不再回來的，關於母親的記憶。

終於，她的心防化作無數的音容笑貌，坦然地，在修女面前鋪展開來。

\*

她是白冰潔，一個乖巧的小學生，一頭西瓜皮從不會超過耳上兩公分，皮膚白白淨淨，大大的眼睛配上長長的睫毛，玲瓏的鼻子，笑起來有幾顆缺牙，潔白的制服總是很乾淨，下襬也都會紮進黑色的百褶裙中，裙子下面，一雙細細白白的腿。

她是個人見人愛的孩子，每天都會把作業寫完，字總是寫得很工整。讀書也非常認真，常常拿全班第一名，偶爾還參加才藝競賽，是班上的模範生，每個老師都誇她是乖寶寶、好孩子。

就像她的名字，那時她的生命還似白璧般冰清玉潔。

她的父親在毛巾工廠工作，每天工作超過八小時賺那微薄的薪資，雖然辛苦，日子倒還過得下去。母親是個賢慧的家庭主婦，偶爾做些針黹女紅添補家用。每天做完家事再怎麼勞累，她總會找個時間把冰潔抱在腿上，給她講故事，梳頭髮。他們的家是一個髒亂不堪的違建物，廊下水泥糊成的地板讓房子更發陰冷，台階上鏽蝕不堪的扶手，輕輕一碰就會發出嘎嘎怪聲，彷彿抗議著這個家的窮困。

因為收入少之又少，每天的晚餐都大同小異，一把五元的小白菜和板豆腐。在冰潔的印象中，媽媽總是默默無言、面無表情的操持家務，從沒抱怨過生活的清苦。

冰潔並不覺得自己的生活很苦，對她來說，只要有疼她的母親在她身邊，一切就

已足夠，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她剛升上國中的某天。

她躲在房門後，自門縫中聽到父親和母親的對話，只見母親鐵青著一張臉，道：「為什麼公司倒了？」父親道：「大陸的毛巾全部賣到台灣來，生意本來就快要做不下去了，老闆付不出資遣費和退休金，就跑掉啦！丟下我們幾百個弟兄不顧，是要我們全家都去喝西北風啊？」母親急道：「那你趕快去找別的工作呀！」父親嘆了一大口氣，道：「一把老骨頭，什麼都不會，還有誰會要我？」母親面罩寒霜，道：「你年輕時多讀點書，如果不打麻將賭博，現在至少還可以再撐一下子，現在老闆跑了，難道要叫我跟阿冰陪你一起跳河嗎？」父親肝火上升，吼道：「不然妳現在是在怪我不是？」母親含淚道：「這幾年這麼難過的日子我都為阿冰忍了，難道我就嫁給一個像你這樣沒路用的男人嗎？你能不能也多為她想想？」「啪」一聲，火辣辣的手印烙在母親清麗依舊的臉龐。

躲在門後的冰潔害怕得不敢再看下去，在憤怒的父親面前又不敢去救母親，一路奔回房間，蒙在棉被中徹夜難眠。接近午夜時，冰潔看到自己的房門打開了，暈黃的燈光映在憔悴無助的身影上，那美麗的母親啊，一步一步艱難的朝她走來，她速速跑向母親，叫道：「媽媽！」傷痕累累的她站在世界上，那麼孤獨的挺立著，母女倆緊緊相擁，記憶中，那天晚上母親抱著她，吻著她，疼著她，好像恨不得跟她合為一體，她說了好多次對不起，那是她第一次看見母親流淚，第一次聽到母親說這麼多話，是第一

次……也是最後一次了。

那夜之後，母親就失蹤了，父親沒有任何反應，好像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。冰潔從那天之後就沒再說過一個字，在學校裡總是一個人躲在角落，默默的摩娑著母親的物品和回憶。不肯跟任何人有任何交流，上課漫不經心，成績每下愈況，一夕之間，她從模範資優生變成同學眼中的小怪胎，老師眼中的問題學生。

有一天，她不經意的聽到班上女同學在討論有關「名媛貴婦」的話題，那個燙著玉米鬚，還穿耳洞的林芷萍道：「那個○○集團的大老闆娶老婆了耶，妳看這是我從雜誌上剪來的照片。」上學總是偷化妝的王宛瑩道：「哇！好漂亮呀！」另一邊，大嘴巴李孟婕問：「是不是那個叫張……張什麼的？」林芷萍道：「張曉麗啦！」恰北北吳岳蓉不屑的道：「哼！哪裡漂亮，不過是個老女人嘛！」「仔細一看，還真的蠻老的耶！」「這種老女人都喜歡勾引有錢人嘛！」討論到一半，突然，吳岳蓉被人一把拉住衣領，大吼：「妳敢說我媽很老？」一看竟是冰潔，同學一片譁然，議論紛紛：「張曉麗是她媽媽？」吳岳蓉平時當老大當慣了，哪禁得起她這番羞辱，扯開她的手，叫囂道：「怎樣？我偏要說她是老妖怪、狐狸精，專拐有錢人的老蕩婦！」冰潔大怒，揮拳就打，吳岳蓉不甘示弱，一時間扭打成一團。

事後，冰潔和岳蓉都被記了一支警告，同學知道她是「那個老女人」的女兒後，排擠她的人更是變本加厲，她變得孤立無援。但她其實一點也不在意，令她徹底絕望的

是，她全心愛著全心信任著的母親離家出走，居然是為了去改嫁給有錢人家，她對母親失望極了，她覺得母親之前對她的疼愛、對她的溫柔都是假的，她對母親由愛轉恨，她恨母親，也恨那個娶她母親的老闆。

她決定要報復。

今天她沒有去學校上課，整個早上都在書店裡研究那篇富翁與她母親結婚的報導，看見她那徐娘半老，打扮入時的母親風情萬種，一臉幸福，她怒得眼睛幾乎噴出火來，付了錢買下那本雜誌，然後回家把它撕得碎碎的，唯獨留下那富商集團的地址，其他的全部一股腦兒沖到馬桶裡，老舊泛黃的馬桶發出轟隆巨響，母親的幸福玉照，連同她不爭氣偷偷流下的眼淚一起在漩渦中消失。

她不打算回學校上下午的課，反而往那個富商集團的公司走去，她穿著一身黑，帽沿壓得低低的，沒有人注意到她。她走進那家公司，說要找老闆，員工不疑有他的帶她進老闆的辦公室，員工出去之後，老闆一臉狐疑的看著這個矮矮的黑衣女子，問：「妳是誰啊？」「我是誰不重要。」冰潔老練的說，自口袋掏出一張照片：「你娶進門的新娘是個已經 42 歲，結過婚的女人，這是她和她前夫的結婚照。」老闆一看，照片上穿著白紗跟陌生男子擁吻的女人，不是她的嬌妻是誰？老闆拍桌吼道：「妳到底是什麼人？」她掀開帽子，大聲道：「我是她女兒！」神似的五官證明了冰潔的話，老闆大罵：「她還跟我說她才 28！她還說她沒碰過男人！」「你被騙了，大老闆。」見老闆怒火中燒，冰潔竟露出得意的笑，老闆手一揮，大叫：「你媽要捲鋪蓋走路了，妳笑什

麼笑？滾！小孽種！」冰潔大笑著步出辦公室。

第二天，報章雜誌紛紛報導大老闆結婚第三天就與妻子離婚的消息，學校裡同學們對冰潔冷嘲熱諷：「看吧，狐狸精不會有好下場的。」冰潔不怒反笑，道：「她活該！」同學對她的態度丕變感到奇怪，對她的孤立和謠言更是雪上加霜。不知不覺升上了國三，雖然她成績跟往日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，但她還是維持在一定的水平，她想要考高中。

她寧可到學校去受同學羞辱，受老師冷落，也不願在家面對失業酗酒、會亂打人的父親。於是，她靠著聰明才智和幾個月的努力，考上一所中等的學校。升上高中的她性格更為乖張，常常莫名其妙的大哭大笑，全不顧別人眼光，同學都離她遠遠的，只有幾個不怕死的男同學見她亭亭玉立、婀娜多姿的身材加上端正豔麗的容顏，老是想要接近她，總是被她以白眼打發。而她從這些男生對她的態度，也慢慢發現她所擁有的籌碼。

那天開始，完美的白玉開始出現微瑕。

高一時，老師出了一個需要用到網路的作業，但冰潔家連電腦都沒有了，哪來的網路可以使用呢？她忽然想起有一個叫「網咖」的地方，付些錢就可以使用網路。於是放了學，她就穿著制服直接到網咖去做作業，沒想到才做到一半，忽然被一個人從背後抓起來，回頭一看，是氣呼呼的教官，罵到：「穿著制服還敢來網咖？才高中就這麼壞，以後怎麼辦？」冰潔推開教官，怒道：「我家沒電腦，我在做作業啦！」教官哪裡

肯信，當場把她的學號登記下來，說要記她大過。

記過也就算了，學校一不做二不休，又在朝會時把她叫到講台上，當著全校的面羞辱她，校長道：「快認錯！」她對著全校，竭盡所能的大叫：「幹！」然後又被多記了一支大過，原因是「在集會時口出穢言、污辱師長」。

此後，她開始放任功課一直一直爛下去，後來一個星期難得出現幾次，她想既然學校說她是壞學生，她就索性壞到底，每天都去網咖鬼混，除了打線上遊戲，跟各式各樣的人聊天，然後，她認識了一個男人。

曾經潔淨的靈魂，如今像一失手打翻了墨汁，罪惡，在她裡裡外外擴散。

「妳真的才 16 歲？」暱稱「潘安」的他問。

「真的呀，你真的很帥嗎？」暱稱「妖嬈」的冰潔問。

「百聞不如一見，明天一起約會去吧。放學我去你們學校大門接妳。」他傳過來這誘人的邀約。

「就這麼說定了。」雖然她已經很少去學校了，她還是裝清純的回答道。

於是她跟一個在網路上認識的男人見了面。果然，男的俏，女的嬌，兩個人都很滿意，這個 28 歲的帥哥看到年輕貌美的冰潔，自然是竭盡所能的取悅她，帶她去高級餐廳用餐，還用昂貴的轎車載她去兜風，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樂、自尊和安全感。從那之後，她每天都跟他出去玩樂，後來乾脆住在他家，白天再也不去上學，在城市的各個角落流連，晚上就睡在他的套房裡。當然，在他的攻勢下，她的初夜給了他，夜夜春宵，縱情聲色，以人類最原始的方式互相

吞噬，像兩條響尾蛇，喘息聲，溫熱的男體讓她感到無比的歡愉，她喜歡這種無恥的快樂，以為這就是幸福。

一個月又一個月過去了，住在男朋友的套房中的她，當然不會知道她被高中退學了，她的父親因為飲酒過量酒精中毒，猝死在家裡。也許就算她知道了，也不會在意，因為他，就是她的世界，她的一切。

然而她不知道，她的世界也有崩毀的一天。

昨晚擁有彼此的倦怠和安適後，讓她睡得又沉又香，醒來時卻不見昨日那溫柔體貼的男友，所有的行李都收走了，一個字也沒有留下。幾天後，房東來通知她這個房客已經退房了。她一把抓起房東的衣領，吼道：「他去哪裡了？」房東頭搖得跟波浪鼓似的，一直說不知道、真的不知道……。

他居然走了，沒有留下一點消息，就這樣憑空在世界上消失。

他走了，她該怎麼辦？

她這才想到可以回家，家裡破舊的桌上放著一張紙：「白冰潔小姐，請到○○警局認屍。」日期已經好一段時間了。

她到了警局，警察說雖然過了一段時間，但她父親的遺體仍好好的冰在殯儀館。見到父親的遺容，她沒有流一滴眼淚，畢竟，他已經離她太遠太遠了，從父親失業後酗酒那天開始，她年幼的心靈就已經隱約預知了這樣的命運。她用父親的遺產草草處理了他的後事，在父親火化之前，她只冷冷的說了一句：「爸爸，你終於解脫了。」「轟」一聲，那曾經支撐一個家的蒼老身軀，灰飛煙滅。

幾個月後，她的腹部越來越大，疼痛

異常，只好到診所去檢查，醫生建議轉大醫院，她本來不想花這個錢，但她實在痛得受不了，而且她也一直很懷疑一件事，畢竟她在學校生物成績也還不錯……。

她猜得沒錯，她懷孕了！

「拿掉。」她只說了這兩個字

「白小姐，您已經懷胎超過四個月，現在墮胎可能涉及刑事責任……」醫生說。

「拿掉！」她大吼。

走進手術室，冰潔躺上冰冷的手術台，兩腳開開的跨在腳架上，看著醫生及護士準備開刀器具，然後就聽見金屬互相撞擊的聲音，麻醉藥生效，冰潔昏睡過去。恍惚中，她彷彿又見到她腹中這孩子的爸爸，他的面容，他的體貼，他的胸膛，她問：「你在哪裡……？」話未說完他又消失無蹤，只聽見一個細細的聲音說話了，魔音傳腦，懸宕不已：「妳為什麼要殺我？妳不是我媽媽嗎？……為什麼要殺我？為什麼要殺我？……妳不是我媽媽嗎？妳不是我媽媽嗎？……我媽媽嗎？……」

醒來後她既疲憊又虛弱，她知道，從這個生命出現在世上那天開始，她就是一塊已經被玷汙的白璧，她感覺得到一個生命從她身上被拔走，她覺得她心裡的一部分也跟著死了，那個她第一次投入過愛情的男人，後來，卻如石沉大海，徹底從世界上消失了。而幾分鐘前還在她身體裡呼吸的生命，是她與他最後的聯繫，是他在她身上唯一留下的東西，但現在他，或者是她，也死了，永遠從世界上消失。

她好恨他，他曾經讓她癡狂，讓她以為她已經找到一生的幸福，她將他一生最珍貴的年華給了他，但是他！卻這樣一個字都

沒有留下的走了，就像他從來沒有愛過他，就像他從來沒有出現在這世上過。

後來，她繼承了父親剩餘的遺產又回到網咖去，而那個暱稱「潘安」的人，再也沒有上過線。但她很快又找到另一個人，這個人是個非常有錢的老男人。她知道她絕對能從他身上撈到好處的。

「妳今年 16 歲，對吧？」老男人色眯眯的打量著她傲人的身材。

「沒錯，我今年 16 歲。」冰潔驕傲的說。

「一個晚上多少錢？」他直接了當的問了！

「9000。」她嘴角漾起一抹嬌笑。

又是柔軟的床，喘息聲，溫熱的男體，少了愛情並不影響刺激感受，只是老了點，醜了點，不過沒關係，關了燈全看不出來，她真的需要這筆收入，畢竟她父親的遺產也不太多。

又過了好幾個月，那男人給了她一些白粉，說是可以助興，她也迷迷糊糊讓他打進她年輕的軀殼內，她忽然覺得愉快而安恬，幾個月來的厭倦感全被驅走了，偶爾還會做一些綺麗神妙的夢，就像走在雲端，沒有煩惱，忘記過去的一切一切，忘記恥辱，忘記怨恨，忘記她是塊不再純白的劣玉，整個人像糖完全融化在咖啡中，甜蜜暖馥，沉醉不已。曾經聽過一個叫天堂的地方，也許這就是了吧，她心想。然而，她只要一不吸這白粉，她就會開始不安、流淚、流汗、流鼻水，甚至發抖。她已經被控制了。

還好，在她還沒有上癮很久，那個男人就因為販毒、誘拐未成年少女吸毒等罪名移送法辦，她被送往醫院，法律強迫戒斷。

這是一條辛苦的路，她每天被奇奇怪怪、各式各樣方式，折磨心靈與身體，呼吸抑制、低血壓、瞳孔變小、惡寒、打冷顫、厭食、腹瀉、身體捲曲、抽筋，痛了又昏，昏醒又痛，伴隨著各種幻象，簡直比地獄還地獄。

終於，她還是活下來了。

她戒斷之後，靠著之前掙的一點錢，繼續租那又小又舊又破的違建物，她想抹煞掉之前所經歷的一切。於是她剪下長髮，拔下耳環，穿著制服回到高中，卻得知她在幾個月前已經被退學的消息。她失魂落魄的準備回家。

「白冰潔？妳是白冰潔嗎？」一個充滿活力的男音從背後響起。

「你是……？」冰潔無力的回頭，只見一個陽光般的男孩站在她背後。

「我是林苑竹啊！籃球隊的隊長，妳忘了？」那男孩顯得很是失望。

「……」其實她離開高中生活還不到一年，但經過那麼多事，高中歲月彷彿已經離她好遠好遠了。

「妳怎麼都沒有來學校？妳看起來好像不太好。」林苑竹擔心的問道。

「我……我爸爸失業，我沒有錢繼續唸。」她這麼說，合情合理。

「這樣呀……那妳今天晚上有沒有空？」

在生命的轉角她又遇見了愛情，而且是真正純潔青春的愛情，他們一起吃飯、看電影，度過愉快的時光，她才知道，幸福，是這樣和煦的、淡淡的，一點負擔也沒有，不用擔心哪一天會突然出現一個新生命，或是

醒來發現一切全是一場空，或是被丟在醫院裡痛得死去活來，因為他的愛不帶慾望不求回報，所以她可以相信，他會永遠守著她。

但命運似乎還不願意放過她。

有一次，他們一起去游泳，當她褪去衣裳，露出整條手臂和後背，他赫然發現她手臂上的針孔，和背上的刺青。他退後兩步，不可置信的看著這些不堪的印記，問：「妳……妳吸毒？」「現在沒有了！」他先是愣了好久，然後流下淚來，說：「為什麼……為什麼……」他痛苦的抱著頭，她也崩潰了，說：「真的沒有了！苑竹……不要這樣……」他忽然大叫一聲，遠遠的跑走了。

於是，她又從天堂墜回地獄了。

所有積蓄花光後，無法支付房租的她流落街頭，直到遇見那位修女。

\*

聽完這個故事，修女心碎地擁她入懷，這個年僅 16 歲的少女，在不到一年時間內經歷了很多人一輩子也不會經歷到的滄桑，那樣的苦難，不是每個人都能承受的，而她現在還堅強的活著，已是十分不容易的事。

「都過去了，沒有人會再傷害妳了，來吧，我為妳禱告。」修女流著淚道。

在莊嚴的教堂鐘聲裡，她向上帝乞求憐憫，把她整個心都掏出來，她知道她說

出一切的那一刻她已獲得自由，她已經得救了。

教堂的鐘被敲響了三千多個日子。

她成為一位虔誠的修女，美麗而嫻靜，每天在修道院中灑掃，服務人群，大家都叫她白修女。

一個夏日午后，當她上街添購食物時，她看到一個少女坐在街角，消瘦憔悴，亂吃東西，手臂上赫然又是那針孔，像白璧上的汙點，她鼻頭一熱，走過去，握住她的手，被她無禮的甩開，她又握住，溫柔的道：「我告訴妳一個故事……」。

---

張瑞芬

評語

一個墮落天使之後得到救贖的故事。題目令人想起嚴歌苓的〈少女小漁〉，在淪落中也還有一點人性的光輝，足見作者是有理想性與企圖心的。情節稍嫌紛亂冗雜（置入太多未及處理的細節），結尾又太過理所當然，是稍有瑕疵的地方。